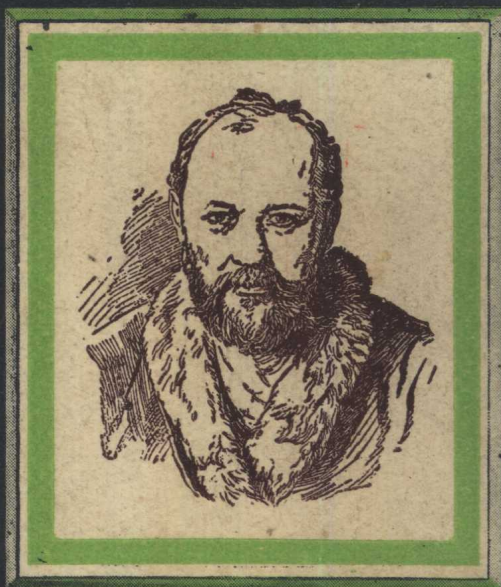


# 奧斯夫羅斯基評傳

史坦因著 蔣路譯



K8

時代出版社

奧 斯 特 羅 夫 基 斯 評 傳

著 者 因 坦 史 · A  
譯 者 蔣 路 輝



時 代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九 年

А. Штейн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2-е издание

奧斯特羅夫斯基評傳

著作者 А. Штейн

翻譯者 蔣 路

發行者 姜 務

總發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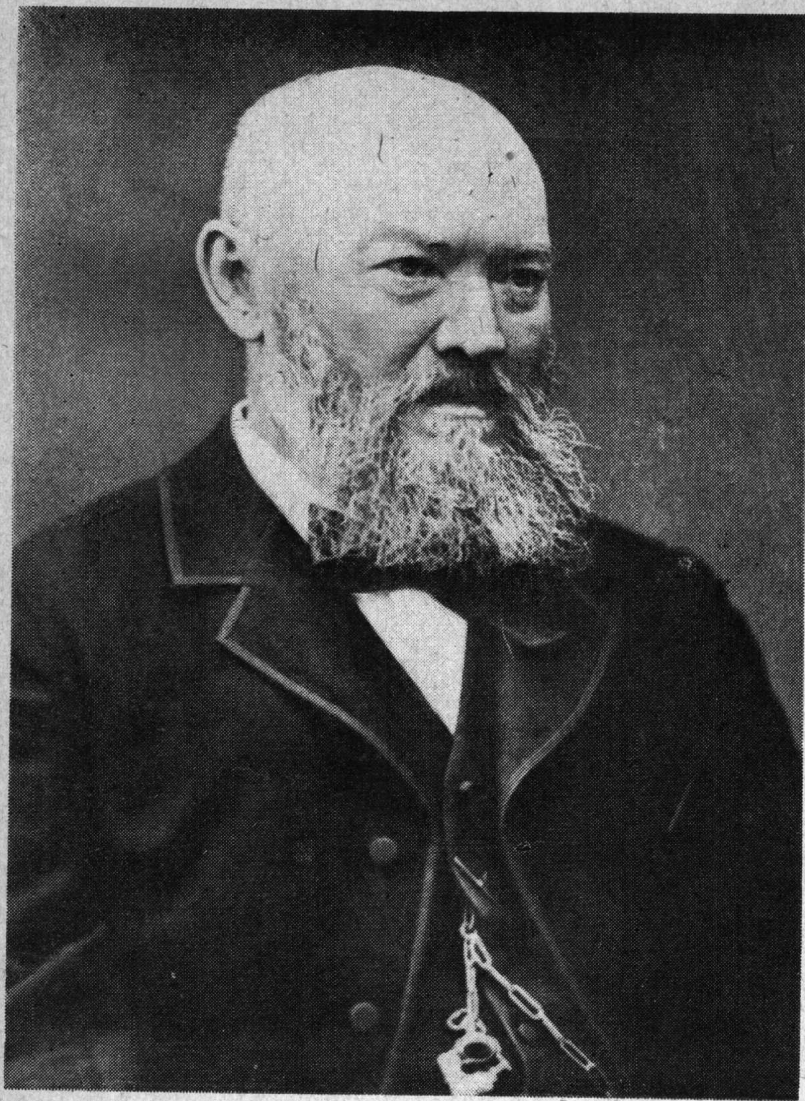
電話：五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EPOCNRUBCO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版（一五〇〇冊）

一九四九年四月再版（五〇〇〇冊）



奧斯特羅夫斯基(1885年攝)



「戲劇文學比一切其他的文學部門更接近人民；一本雜誌的讀者不過數千人，而一個戲的觀眾却有好幾十萬。任何其他作品都是專為有教養的人寫的，而正劇與喜劇則是為全體人民寫的；劇作家應該記住這一點，他們應該清醒和堅強。這種跟人民的接近絲毫也不會貶低戲劇文學的價值，反而足以加強它的力量，使它不致流於庸俗和墮落。唯獨那善於為全體人民寫作的作家，歷史纔會稱他為偉大的、天才的作家，唯獨那真正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纔能永垂不朽；這樣的作品遲早都會被別的民族、最後並被全世界所理解、所賞識的。」

(A·奧斯特羅夫斯基：論戲劇 (O reatpe) )

奧斯特羅夫斯基這幾句論戲劇的名言清晰地說明了他本人的事業的意義與重要性。他的作品生動地反映了人民生活，它們面向人民，為人民所瞭解；它們光榮地獲得了我國全體人民的公認。奧斯特羅夫斯基在自己的劇本裏提出許多重要問題，並且大大地推動了我們戲劇藝術的發展。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奧斯特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以一八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誕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元老院的一員官吏，母親則早在劇作家剛交九歲的時候便逝世了。

奧斯特羅夫斯基在省立中學，即後來的第一中學，受完他的基本教育。當他生活中的求學時代，他經常去小劇場(Малый театр)看戲，這對於他日後的成爲一位劇作家有着巨大的意義。那時正是俄羅斯演劇藝術的全盛期。舞台上出現了一些天才藝人——悲劇演員巴維爾·莫恰洛夫<sup>①</sup>和俄羅斯現實主義舞台藝術的奠基者米

① 莫恰洛夫(П. С. Мочалов, 1800—1848)，莫斯科的著名悲劇演員，浪漫主義舞台藝術的代表。



哈依爾·史遷普金<sup>①</sup>。他們的演技在少年奧斯特羅夫斯基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熱情地跟自己的同學談起它。

一八四〇年奧斯特羅夫斯基考取莫斯科大學（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法學院，但四三年春天，不知爲什麼，他却離開學校而進莫斯科良心法庭<sup>②</sup>任職了，這良心法庭是設來審理各種刑事案件、少年罪犯、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民事訴訟的。過了兩年，奧斯特羅夫斯基又改入商務法庭（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суд）工作。

奧斯特羅夫斯基進大學那一年，他父親棄了官職，開始執行私人律師的業務。奧斯特羅夫斯基通過父親的關係，生平第一次跟商業界有了往來。他在法庭裏的工作更幫助他大大地擴展了這種交遊的範圍。他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行商坐賈；生意人的風俗習慣和私生活都像一幅巨畫似的在他面前展開了。

所有這一切就給他提供了豐富的喜劇材料。

① 史遷普金（М. С. Щелкин, 1788—1863），小劇場的紅演員。

② 良心法庭（Совестный суд）創立於女皇葉加傑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62—1793）時代，取

「憑良心」審理案件之意，一八六四年廢除。

正在這當兒，他開始構思自己的戲劇場面了。

一八四七年，莫斯科市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ЛИСТОК》）報第七期上首先刊出他的喜劇破產債戶（《НЕС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ДОЛЖНИК》）的幾個斷片，這篇喜劇即是現在衆所週知的自家人好算賬（《СВОИ ЛЮДИ—СОУЧЕНСЯ》）的初稿。

不久奧斯特羅夫斯基便應了當時著名文學理論教授和保守主義者С. П. 謝維略夫<sup>①</sup>的邀請，在他家裏朗誦自己新寫的幾篇戲劇習作。名詩人兼哲學家А. С. 霍米雅科夫<sup>②</sup>、批評家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sup>③</sup>等人也都蒞止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唸了幾節，在座的無不連聲叫好。這次朗誦所贏得的稱道與讚賞增強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對本身力量的信心。後來他回憶道：『從這一天起，我就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俄羅斯作家，而且毫不懷疑、毫不躊躇地相信本身的使命了。』過了一些時候，他

① 謝維略夫（С. П. Шевырев, 1803—1834），保守的文學史家，批評家兼詩人，莫斯科大學教授，斯拉夫派首領之一。

② 霍米雅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 1804—1830），斯拉夫派領袖及理論家，詩人。

③ 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34），批評家，詩人兼小說家。

又在同一家報紙上發表兩篇小小的習作，並埋頭趕寫他的第一個長喜劇自家人好算賬。

奧斯特羅夫斯基堅韌地勞作了兩年之後，這纔於一八四九年把它全部完成（那時它叫做破產者（«Банкрот»））。劇本在莫斯科各個社會集團中被傳誦着。

奧斯特羅夫斯基本人也在莫斯科好些文藝沙龍裏朗誦過這篇喜劇；他是一位出色的朗誦家。青年演員普羅夫·薩多夫斯基也常常唸它。有一次在史學家М·

П·博果金處舉行這樣的朗誦會時，H·B·果戈理亦曾出席，但他沒有跟奧斯特羅夫斯基攀談過一句話便走掉了。不久他把自己對這篇喜劇的好評託人轉交給奧斯特羅夫斯基，奧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這張小紙條，因為那上面寫着一位偉大作家的

普羅夫·薩多夫斯基（Пров Садовский, 1818—1872），小劇場的名演員，以飾奧斯特羅夫斯基的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中的柳比姆·托爾左夫（Любим Торцов）等角著名，保現在蘇聯人民藝人М·薩多夫斯基的祖父。

博果金（М·П·Погодин, 1800—1873），史學家兼政論家，莫斯科大學教授，曾先後主編莫斯科導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及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инин»）兩雜誌。

對他的劇本的評價。

喜劇受到各種各樣讀者羣的歡迎。當它於一八五〇年由莫斯科人雜誌發表之後，它的名聲就更大了。

當時已經有些眼光銳利的人認為奧斯特羅夫斯基是俄羅斯戲劇——它的代表是馮維辛<sup>①</sup>、格利波耶多夫<sup>②</sup>和果戈理——的光榮的現實主義傳統之合法的繼承者了。

名作家В·Ф·奧多耶夫斯基<sup>③</sup>寫道：「我以為俄羅斯有三篇悲劇：未成年者、聰明誤和欽差大臣。現在我要加上第四篇：破產者。」

然而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頭一篇喜劇並未很快被搬上舞台。富商鉅賈覺得劇作家

① 莫斯科人 (МОСКВИТИНЪ)，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六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種保守刊物，編者爲博果金，詩人茹科夫斯基 (ЖУКОВСКИЙ) 亦予以支持。

② 馮維辛 (ВЕНВИШН. 1743—1792)，名劇作家，其代表作爲未成年者 (НЕДОРОСЛЬ)。

③ 格利波耶多夫 (ГРИБОЕДОВ. 1735—1823)，劇作家，所著喜劇聰明誤 (ГОРЕ ОТ УМА) 享有盛名。

④ 奧多耶夫斯基 (В. Ф. ОДОЕВСКИЙ 1803—1833)，三十五至四十年代作家。

所繪製的那幅現實主義風物畫侮辱了他們，便向彼得堡遞了個祕密報告。政府下令把劇本送去補審，補審的結果頒佈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的決定：『禁止上演，故印出亦屬無益。』奧斯特羅夫斯基接到警告，被迫辭去官職，還要受警察監視。直至一八六一年自家人好算賬這纔公演了，但審查官要求作者必須將劇本的結尾加以修改。於是，在最末一場，警察局長逮捕了商人博德哈留辛。

在這篇喜劇發表的當兒，莫斯科出現了一個青年集團，那便是後來所謂的莫斯科人雜誌的「少壯編輯部」（«Молод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參加這個集團的有詩人兼批評家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作家A. Ф. 畢塞姆斯基，演員普羅夫·薩多夫斯基，教師戴爾蒂·菲利波夫（Тертий Филиппов）等等。這集團的領導人是奧斯特羅夫斯基，團員們都是斯拉夫主義信徒。他們宣稱西歐生活乃是一種「虛偽的文明」，認為祖國的希望和將來在於保留家長制度的古

博德哈留辛（Тодхалосин）是劇中的驢子。審查官所以堅持要在末場補進博德哈留辛被捕的一節，無非表示政府能明察善惡之意。

畢塞姆斯基（А. Ф. Писемский, 1821—1881），小說家及劇作家，現實主義巨匠之一。

俄羅斯的信仰及風習。團結在奧斯特羅夫斯基周圍的青年們的興趣主要是研究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俄羅斯的風俗、歷史、歌謠與語文引起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及其青年朋友的深刻注意。奧氏既然喜歡描寫商賈、才疏學淺之徒和比較接近人民的階層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成爲這個集團的一面旗幟了。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頭一篇喜劇由莫斯科人發表之後，他和他的集團便開始合力支持這個雜誌。雜誌的編輯史學家博果金是個思想保守、跟前進青年格格不入的人。奧斯特羅夫斯基加入工作以前，莫斯科人沒有任何固定的方針，不過苟延殘喘而已。「少壯編輯部」在一個短短的期間就給莫斯科人帶來了新的生命，於是訂戶增加了，莫斯科人變成有名的刊物了。「少壯編輯部」的人員有權利無需徵得博果金的同意便在雜誌上刊載自己的作品。雜誌彷彿分成了兩派。博果金時常在莫斯科人上批評這些青年所寫的東西，跟他們論戰。

一八五二年，奧斯特羅夫斯基的第二個長劇窮新娘（«Бедная невеста»）由莫斯科人刊出了。他在這個新的喜劇裏繼續對當時的現實作批判性的刻劃，仍然描

繪着「俗人俗事」(果戈理這麼稱呼那個時代的藝術對象)。

跟「少壯編輯部」人員的交往在奧斯特羅夫斯基的發展上起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刺激他更深入地研究俄羅斯人民的生活，幫助劇作家更敏銳地領悟這種生活的詩意、更清楚地看到俄羅斯民族性的美。但另一方面，他此刻所抱的斯拉夫主義觀點也把他引入了歧途：美化俄羅斯的家長制生活，背棄現實主義。

一八五三年奧斯特羅夫斯基給博果金的信上寫道：「……當俄羅斯人看見自己的形象出現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們應當讓他快活，而不該使他苦惱。除了我們之外，別人也會指正他的缺點的。但爲了獲得指正人民(同時又不侮辱他們)的權利，就必須向他們表明你也知道他們的優點。目前我正在從事這個工作，我把崇高的和可笑的滲合起來。非己之長，勿充內行(«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не садись»)——劇屬於頭一種類型，我現在完成的則屬於第二種。」

表示奧斯特羅夫斯基創作新方向的喜劇非己之長，勿充內行於一八五二年由莫斯科人發表。正是這個劇本中有幾處地方違反了生活真理。喜劇收場處，青年商人萬尼亞·波羅德金(Ваня Бородин)寬恕了杜尼雅(Дуня)，寬恕了她跟維霍

萊夫 (Виктор) 的私奔，而要求她父親把這個「被污辱了的姑娘」嫁給他萬尼亞。

作者這段描寫確實將家長社會的代表者理想化了，背棄了現實主義。奧斯特羅

夫斯基所指的第二個喜劇即是一八五四年間世的名劇貧非罪 ( « 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 » )。在這個劇本裏，他那非凡才能和他所特有的對真理的感悟力戰勝了劇作家的謬見。他創造了一個具有偉大藝術力量和真實性的劇本。

奧斯特羅夫斯基不僅征服了讀者。他的許多劇作還被搬上舞台，列入俄羅斯劇場的戲目單中。

一八五三年正月十四日喜劇非己之長，勿充內行在小劇場首次公演。奧斯特羅夫斯基一切劇本的上演以此為嚆矢。飾商人魯莎科夫 (Рыцарь) 一角的是普羅夫·薩多夫斯基，他演得異常逼真、自然。劇本和演員都獲得極大的成功。

同年薩多夫斯基又在同一劇場扮演喜劇窮新娘中的官吏貝涅伏連斯基 (Бенг-Волжский)。

一八五四年正月五日喜劇貧非罪首次上演。這次演出變成了奧斯特羅夫斯基和飾柳比姆·托爾左夫 (Любим Толпуов) 一角的普羅夫·薩多夫斯基的真正的凱旋。



當薩多夫斯基唸到那段申訴自己的厄運的著名獨白時，他摹擬着他的主角所碰見的  
一般奸詐詭譎之徒的裝腔做勢的聲調，演來維妙維肖。關於「光榮的貧窮」的一段  
台詞也唸得質樸無華，叫人深深地感動。

熱愛戲劇與演員的阿波龍·格利戈里耶夫在他的詩篇裏這樣刻劃着柳比姆·托  
爾左夫的形象：

「柳比姆·托爾左夫抬起頭

神氣活現地站在她的面前，

身上披一件破舊的大衣，

鬍子亂蓬蓬的，

這個不幸的人爛醉如泥，形容憔悴，

但他却有一顆晶潔的俄羅斯靈魂。」